

Barry Lyndon



『本是卑微寒士，终成英式贵族，是传奇，还是无常？』

《巴里·林登》作者萨克雷的讽刺巨作，中译本首次面世。本片是天才库布里克史诗大片的巅峰之作 / 获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等6项重磅提名。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010]

巴里·林登

导演剧照版

(英)萨克雷 ● 著 李晓燕 ● 译 何亮 ● 丛书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U10]

Barry
Lyndon

巴里·林登

(英)萨克雷●著 李晓燕●译 何亮●丛书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里·林登/(英)萨克雷著;李晓燕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1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2188-8

I. ①巴… II. ①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1837 号

BALI LINDENG

巴里·林登

(英)萨克雷著 李晓燕译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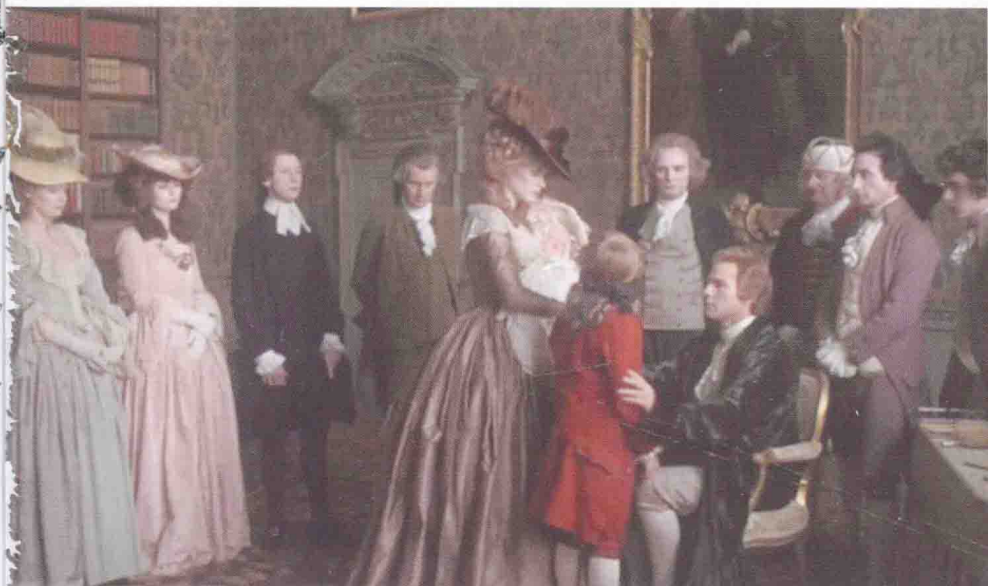
印 张 11.75 插页 2

字 数 257 千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巴里·林登》电影剧照 1



《巴里·林登》电影剧照 2

总序：电影的文学性决定其艺术性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的能力，曾有人将剧作者分成两类：一种是“通过他的文字，读剧本的人看到戏在演。”还有一种是“自己写时头脑里不演，别人读时也看不到戏——那样的剧本实是字冢。”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类人在忙于经营文字的表面，而另一类人深谙禅宗里的一句偈“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他们尽量在通过文字（指月亮的手），让你看到戏（月亮）。

小说对文字的经营，更多的是让你在阅读时，内视里不断地上演着你想象中的那故事的场景和人物，并不断地唤起你对故事情节进程的判断，这种想象着的判断被印证或被否定是小说吸引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作者能够邀你进入到他的文字中与你博弈的门径。当读者的判断踩空了时，他会期待着你有什么高明的华彩乐段来说服他，打动他，让他兴奋，赞美。现实主义的小说是这样，先锋的小说也是这样，准确的新鲜感，什么时候都是迷人的。

有一种说法是天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现代人要做的是改变讲故事的方式，而方式是常换常新的。我曾经在北欧的某个剧场看过一版把国家变成公司，穿着现代西服演的《哈姆莱特》，也看过骑摩托车版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还有变成《狮子王》的动画片。总之，除了不断地改变方式外，文学经典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像一个肥沃的营养基地

一样，永远在滋养着戏剧，影视，舞蹈，甚至是音乐。

我没有做过统计，是不是20世纪以传世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比例比当下要多，如果这样的比较不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话，我想换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具文学性的影片会穿越时间，走得更远，占领的时间更长。你可能会反问，真是电影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经典性吗？我认为是这样。当商业片越来越与这个炫彩的时代相契合时，“剧场效果”这个词对电影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曾有一段时期认为所谓的剧场效果就是“声光电”的科技组合，其实你看看更多的卖座影片，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了如果两百个人在剧场同时大笑时，也是剧场效果（他一个人在家看时可能不会那么被感染）；精彩的表演和台词也是剧场效果；最终“剧场效果”一定会归到“文学性”上来，因为最终你会发现最大的剧场效果是人心，是那种心心相印，然而这却是那些失去“文学性”的电影无法达到的境界。

《奥斯卡经典文库》将改编成电影的原著，如此大量地集中展示给读者，同时请一些业内人士做有效的解读，这不仅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文字到影像；从借助个人想象的阅读，到具体化的明确的立体呈现；从繁复的枝蔓的叙说，到“滴水映太阳”的以小见大；各种各样的改编方式，在进行一些细致的分析后，不仅会得到改编写作的收益，对剧本原创也是极有帮助的，是件好事。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主编的话：跟随文学人物走进各种 各样的命运险境

能参与《奥斯卡经典文库》丛书的编辑工作，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高兴。说实话，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不仅给我，也给我们整个编辑团队带来了莫大的兴奋感。

兴奋之一：这是国内首次以大型丛书的形式出版经典电影的文学原著，这无疑是在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场阅读盛宴，我们相信无论何种口味的读者，都会从这套丛书里找到自己的最爱，甚至找到陪伴自己一生的精神伴侣。

兴奋之二：我们选择的书目全部是奥斯卡奖得奖或者提名的电影原著。奥斯卡本身就是全球最值得大众信赖的品牌之一，在奥斯卡异常严格的选拔标准下，这一批电影原著小说的艺术质量，还有部分原著是第一次出中文版本，我们之前也并未读过，但读过之后，深为震撼——世界一流的小说确实能带给人直击心灵而又妙不可言的独特感受。

兴奋之三：这套丛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学原著和电影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小说，没有看过电影；而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电影，没有看过小说（后一种情况更多一些）。于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补课，将同一故事的两种艺术形式尽量都补看完整。补完课才发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真是太有趣了——电影或者因为时长所

限、或者因为视听特性的发扬、或者因为求新求变，通常都要对原来的文学作品做出取舍和改动，电影编剧和导演如何取舍如何改动，背后其实都隐藏着电影创作者的深入思考。而很多文学名著又被不同的电影创作者多次改编，这些不同的电影版本所体现出来的电影创作者的不同趣味、不同表达以及独特个性，每每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又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的感觉。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往往会为哪一个电影版本改得更好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对于那些两种艺术形式都没看过的朋友来说，我个人的建议，最好先读小说，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世界之后，再去看电影，收获绝对不一样。

兴奋之四：比起编剧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演员、明星们对文学人物的演绎无疑更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和关注，在看完小说之后，带着悠闲而挑剔的眼光，再去评论、比较电影里的明星的表现，甚至去评论、比较不同版本的明星的表现，这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

因为部分原著小说和电影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以上所呈现的，都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也非常期望我们的工作能带给广大读者同样的兴奋和快乐。《奥斯卡经典文库》为您精心挑选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原著小说，完全值得您腾出一点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其中，跟随着那些精彩的文学人物走进各种各样的命运险境，去迎接那些意想不到的感动和震撼。

——北影老师 何亮

导读：勇毅豪杰还是无耻小人？

《巴里·林登》是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在《名利场》之前完成的一部绝佳作品，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在杂志上。后来《名利场》的发表使萨克雷跻身到一流作家的行列，而前者却一直被掩盖在《名利场》和作者其他作品的光环之下。

《巴里·林登》以第一人称讲述，描写了巴里·林登在少年时期为争夺表姐的芳心，而与一名上尉决斗，以为自己杀死了上尉而离开家乡躲避风头。后来他被骗到身无分文而被迫参军，成为英国士兵。在一场战争后，他冒用一名军官的身份企图逃回英格兰，但被普鲁士征兵者识破，并被抓进普鲁士军队。在普鲁士军队里，巴里·林登受尽欺凌，但他勇猛刚毅，同时也学会了溜须拍马，进而获得一名高级军官的赏识。之后他被派去监视一名外国高官，却发现这名外国高官正是他的叔叔。在叔叔的帮助下，他脱离普鲁士军队并开始了辉煌的赌徒生涯。在赌桌上，巴里·林登了解到一名赌伴的妻子林登夫人拥有巨额财产，他费尽心机娶到了林登夫人。之后，他肆意挥霍林登夫人的财产，无耻地与无数女人偷情，还对林登夫人百般虐待。最后，林登夫人同他人设计逃出巴里·林登的控制，并和他离婚，巴里·林登被投入监狱，直到终老。整部作品跌宕起伏，构思精巧，充满了传奇色彩。要了解这部作品，我们也应该了解一下作者本人。

一代文豪萨克雷于1811年7月11日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生父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生父死后母亲改嫁。1816年，萨克雷随继父回到英国进入学校，在学校里常常被同学欺辱。1829年，萨克雷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这时他已经开始进行诗歌创造和撰文，同时热衷于赌博等玩乐，广交朋友。在一年多后，他中途退学。之后，萨克雷带着父亲留下的遗产游走于欧洲大陆，生活自由恣意，并结识了包括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内的许多著名文人。他尝试过多种投资，还试图走画家的道路，但均告失败，到1834年，他父亲留下的遗产被消耗一空。期间，萨克雷一直没有放弃写作。1836年，他同爱尔兰的伊莎贝拉·肖（Isabella Gethin Shawe）结婚，共生育3个女儿，其中二女儿出生不久后夭折。1840年之后，他的大多数重要作品开始被发表并获得认同，直到《名利场》的发表真正使他与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齐名。1863年12月24日，萨克雷在写《丹尼斯·杜瓦尔》时死去，享年52岁，葬于伦敦肯萨尔园公墓。

《巴里·林登》对人物的性格刻画细腻精彩，情节设置引人入胜，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佳作。主人公巴里·林登不是18世纪小说（和我们如今的小说）中人们通常见到的英雄或者坏蛋。他自尊心强，性格刚毅，敢打敢拼，因此在战场上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士兵，还杀死一名敌军的高级将领。但同时他吹嘘自负，阿谀奉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脱离普鲁士军队，二十岁出头的他曾想与一个老寡妇结婚。他的勇毅、胆量和他的无耻、邪恶一样令人惊异。巴里·林登的沉浮与是非，只有在读者读完全书后才能得到答案。

1975年，美国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

brick) 执导了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巴里·林登》，电影在情节处理和视觉上更加艺术化，而在情节设置上与原著只有一些微小差异，比如，原著在结尾并没有布林登与巴里·林登决斗的情节，只讲述布林登遇到巴里·林登后将他狠揍一顿。电影《巴里·林登》被誉为史诗作品，也被一些影迷认为是库布里克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巴里·林登》上映后广受好评，获得了1975年第4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改编等6项提名，最后获得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最佳音乐4个奖项，以及1975年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摄影奖。

萨克雷和《名利场》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其包括《巴里·林登》在内的其他杰作却并不广为人知。本书作为《巴里·林登》第一版中文版，为读者们了解这位文学奇才提供了更多选择。《巴里·林登》涉及的社会题材广泛，篇幅宏大，初译本难免有不足之处，望读者见谅，也恳请读者指正。

目 录

关于这本书的故事	001
第一章 我的血统与家族——经历初期 变故和爱情	007
第二章 我展现英勇气概	040
第三章 进入虚假的上流社会	058
第四章 我近距离审视军队的荣耀	072
第五章 我离开英国军队	084
第六章 被诱拐进囚车——军队轶事	101
第七章 我的战后驻军生活	120
第八章 我结束军队生涯	133
第九章 我享尽荣华富贵，声名鹊起	142

第十章	好运连连	158
第十一章	灾难降临	178
第十二章	萨——王妃的悲剧	188
第十三章	我仍然是个时髦人物	210
第十四章	我衣锦还乡	230
第十五章	我追求林登夫人	244
第十六章	我大方回报我的家族	259
第十七章	我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	278
第十八章	我的好运开始衰退	303
第十九章	结 局	329

关于这本书的故事

《巴里·林登》绝不是萨克雷最出名的作品，但一些评论家却声称，这是作者所有作品中的巅峰之作。在萨克雷写出《名利场》的几年前，《巴里·林登》并没有以书的形式独立出版，而是由杂志连载。直到《名利场》、《班德尼斯》、《亨利·艾斯蒙德》和《纽卡姆一家》^①的出版让萨克雷成为那个时代所有文人中的翘首，《巴里·林登》才能以书的形式重见天日。一百多年后，我们忍不住惊奇，为何这个故事没有以书的形式出版，因为故事中对巴里·林登的性格描写与《名利场》一样精彩绝伦。至于故事里的爱尔兰历史色彩，也许我该说，《巴里·林登》绝对是《亨利·艾斯蒙德》的前身。

^① 四本书的英文原名分别为：*Vanity Fair*、*Pendennis*、*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和 *The Newcomes*。——译者注

1844年1月,《弗雷泽杂志》^①刊发了《上世纪的浪漫故事:绅士巴里·林登沉浮录》,作者为菲茨布德尔。除了十月刊外,这份杂志每月都连载这个故事,直到当年年底。结尾部分的签名是“G. S. 菲茨布德尔”。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前的一两年里,这份杂志上经常出现一个作者名为“菲茨布德尔的自白”,所以这一笔名为《弗雷泽杂志》的读者所熟知。

据作者本人所言,他是在“极其无趣、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写了《巴里·林登》,而且写这个故事“极为劳神耗力”,同时很明显是应连载的要求所作。在八月份,萨克雷写道:“整个早上都在俱乐部读书,为《巴里·林登》寻找灵感”;四天后,他写道:“巴里·林登像噩梦一样潜伏在我脑海里”。那趟东方之旅,萨克雷写下了《旅行游记:从康希尔到大开罗》^②,而在写这本书前,《巴里·林登》还没有写完。因为在马耳他时,作者在十一月前三天的手记里写道:“继续写了《巴里·林登》,但速度很慢,无从下笔”,“写了《巴里·林登》,但和昨天一样毫无进展”,“无比痛苦,深夜终于完成《巴里·林登》”。

《弗雷泽杂志》在十二月刊发了结尾。十二年后,也就是1856年,这个故事作为第一部分被编进共三卷的《萨克雷文集》,并被名为《巴里·林登回忆录》,题目后加注“作者为本人”。自此以后,这个故事总和其他故事一同发行,好像它

① 弗雷泽杂志,英文为 *Fraser's Magazine*, 是一份大众文学杂志,于伦敦1830年创刊,1840年时曾用名奥利弗·约克,1882年停止发行。——译者注

② 书的原名为 *Notes of a Journey from Cornhill to Grand Cairo*。——译者注